



中國小說學會
Chinese Fiction Institution

2003

中国小说学会 排行榜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3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91-6300-0

I. ① 2… II. ① 中… III. ①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026 号

2003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30mm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526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300-0

定 价 68.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8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序

看呵，这些青春的面孔！

——写在 2003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之前

雷 达

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已举行了四届。前三届在天津举行。本届，也即第四届——2003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刚在济南落下帷幕。去年还穿插过一次大奖，叫“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学会奖’”，那是对前三届排行榜的总结和升华。该奖的设置是在每三届排行榜的基础上评出，只评三人，“长中短”各一人。首届，长篇奖被《西去的骑手》的作者陕西作家红柯摘去，中篇奖被《青衣》的作者江苏作家毕飞宇摘去，短篇奖被《上海女人》的作者天津作家杨显惠摘去。排行榜本来是没有奖金的，“学会奖”就不能一味地清高，它不但有了奖金，而且奖金颇重：得主每人获一辆夏利轿车。人们眼见杨显惠的女儿开着白色夏利绝尘而去，不禁莞尔而笑。中国小说学会历来清贫得很，不意首届“学会奖”经天津方面汤吉夫等诸位先生的多方奔走、协调，与天士力集团携手，终成气候，功莫大焉。

正像大家看到的，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影响在日益扩大，文学界人士和小说家们已经习惯于视它为每年必不可少的文学节目。海外如美国、加拿大等国一些华人的或非华人的文学社团，也注意到了这个排行榜，并主动来函与中国小说学会联系，称许它没有商业背景，没有功利色彩，没有人为炒作痕迹，“是一种颇具独立精神的客观公正的学术性遴选活动”。的确，中国小说排行榜何以每年在各出版社争先恐后的“年选”洪峰过后才来举行，却并无过时之感，个中缘由倒也值得深思。

记得五年前，冯骥才先生作为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力主要搞起排行榜，每年向全社会发布上个年度好小说的名单。他说，一般认为，排行榜是一种商业化的行为，然而，难道只有商家可以使用排行榜么？难道我们就不能借用一下商家的排行榜，树起自己

的排行榜，以富于魅力的形式张扬自己的声音么？这些话是说得很有气魄的。事实证明，经过四年来的努力，我们已经树立起了一种不含市场因素，不带功利目的，值得人们信赖的排行榜。事实证明，我们的读书界和文学界需要这样的排行榜，以推介佳作，引导阅读，推举新人，推重创新精神，推动整个文学创作的更大繁荣。当然，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化，不能说只有自己的排行榜最权威，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关注层面，不同的审美趣味，不同的艺术主张，倘若评委换了一茬人，大约一定会产生另外一个“小同大异”的排行榜的。

这里，最重要的是客观、公正和胆识。但这决不是凭空而来，一切只有和具体的物质利益剥离，并且参预者具备相当高的素质和水平才能够保证。这次参预评选的评委，已如名单所列，其影响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之中，既有学者、教授，也有作家和批评家。他们或潜心于校园，或敛迹于书斋，相对超然。他们的操作方式也比较科学，先是在他们带领学生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这一点太重要了）形成初选篇目，然后交给评委会。为了评选工作的公正、客观和准确，整个评选过程处在与外界的隔离状态中（前些年是不为人所知，不隔离也隔离，近年来则不得不有意回避之），不考虑作家的名气大小，不考虑作品发表的刊物和出版社的大小，不考虑作家的年龄大小、性别若何，以及所在地区的发达与不发达，不考虑评委与作家之间的私交如何，对于有争议的作品不断深入分析，充分抒发己见，最后在选票上一见高低，民主高于一切。说实在话，每年围绕某些作品的争论都很厉害，由于坚持以学术为本位，以探讨问题为手段，以披沙拣金为旨归，合作了四年，大家未伤感情，没有什么不愉快。其实，所有评选都如恩格斯所言，是在“力的平行四边形运动”中形成的“合力”而已，不可能完全按照某个人的意志运行，似乎人人都在“妥协”，人人又都在“胜利”，其结果，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但无疑地，我们是向着真理的方向艰难地挪动着。回首四年，我们也许可以说，是有一些青春的面孔或率先或比较突出地在这个排行榜上崭露头角的。比如：雪漠，李洱，红柯，麦家，范稳，懿翎，阎真，尤凤伟，阎连科，成一，杨显惠，迟子建，毕飞宇，董立勃，须一瓜，王松，漠月，戴来，叶弥，陈应松，巴桥，李铁，艾伟，何玉茹，潘向黎等等。

关于本届排行榜的作品，我不拟在此逐一加以评点了。本书收录的这些作品及其评论文章，定会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此刻我思索更多的是，既然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正在日益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那么如何防止它的凝固化，防止出现偏嗜，防止关系网的渗透，继续为读者和作家所服膺，永葆其青春与活力，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的文学时间往往以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来计算，现在什么

都在提速，文学似乎亦然。现在的东西委实太多了，杂然并陈，浩如烟海，倘若不能及时地梳理、排列、筛选，就难免泥沙俱下，造成遗珠之憾。所以，不论从文化积累的角度，精品梳理的角度，引导读者的角度，拔擢新人的角度，抑或研究文学思潮的角度，排行榜还是需要的。让我们担起我们意识到的历史责任奋力前行吧。

（作者为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

目 录

序：看呵，这些青春的面孔！

——写在2003年度小说排行榜之前.....雷 达 1

短篇小说

逃 跑.....	铁 凝	1
在期待错位的背后——评《逃跑》	汪亚明	10
木匠和狗	莫 言	12
讲故事与听故事——评《木匠和狗》	杨 扬	24
猛 虎.....	叶 弥	26
老故事 新阐释——评《猛虎》	汤吉夫	36
雪色花	王 松	38
一朵“恶之花”——评《雪色花》	夏康达	49
手 术.....	盛可以	51
欲望时代的爱情病理分析报告——评《手术》	毕光明	65
化 妆.....	魏 微	68
短篇的震撼力——评《化妆》	施战军	83
送一个人上路	张学东	85
追索与偿还——生命意识的高扬		
——评《送一个人上路》	李大鹏	95
茄 子	戴 来	97
真实与虚伪：都市生活万花筒——读《茄子》	金 汉	108

奇迹乘着雪橇来	潘向黎	110
节制的美好——评《奇迹乘着雪橇来》	施战军	119
一匹马两个人	迟子建	120
人和马共奏“安魂曲”——评《一匹马两个人》	盛 英	132

中篇小说

淡绿色的月亮.....	须一瓜	135
“这一个”须一瓜——评《淡绿色的月亮》	陈骏涛	166
阿 瑶.....	巴 桥	168
经验被存在所照亮——评《阿瑶》	谢有顺	190
龙凤呈祥.....	李 洱	193
热气腾腾的乡村政治闹剧——评《龙凤呈祥》	韩石山	270
杜一民的复辟阴谋.....	李 铁	272
在严酷的历史悖论面前——评《杜一民的复辟阴谋》	王 科	302
树树皆秋色	方 方	306
中年女性的心灵世界——评《树树皆秋色》	陈 冲	345
望粮山.....	陈应松	347
象征中的现实世界——评《望粮山》	李运抟	392
迷蒙之季——献给我的同事夏侯春秋	李贯通	394
荒诞的寓言——评《迷蒙之季——献给我的同事夏侯春秋》	吴义勤	431
寻找妻子古菜花	北 北	433
“寻找”——问世间情为何物？		
——评《寻找妻子古菜花》	谭 湘	462
羊	张 翎	464
阳光沐浴下的爱——评《羊》	公 仲	496

让蒙面人说话	麦 家	499
精神世界的探析——评《让蒙面人说话》	李国平	537

长篇小说

生命之树的疯狂生长——评《受活》	阎晶明	539
挤迫下的韧与美——评《白豆》	雷 达	542
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评《水乳大地》	汪 政	546
妖娆的生命之舞——评《万物花开》	洪治纲	549
羔羊生命册上的绳记——评《城的灯》	何向阳	551
历史与人性的双重审视——评《丑行或浪漫》	洪治纲	554

逃 跑

铁 凝

二十多年前，老宋从北部山区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剧团。

那正是城市居民储存大白菜的时代，储存大白菜半是生活需要半是政府号召，因此买大白菜还有一种买“爱国菜”的名义。冬天，各户都要买回足够全家吃到来年开春的大白菜。那时的蔬菜市场和居民的关系，就是菜农把爱国菜送至各家各户的关系。

一个黄昏，老宋被亲戚领到团长面前。团长正在卸大白菜，一辆胶轮大车正停在单元门口。白菜们刚被过完秤，码成齐腰高的一堵墙，少说也有七八百斤。待团长给菜农数完钱，打发他离去，亲戚才对老宋说，这就是团长；又对团长说，这就是老宋。团长不在意地答应一声，只一个劲儿地打捋他的爱国菜，显然他是在琢磨怎样尽快把它们运上楼去。老宋看出了团长的意思，问了声：几楼？亲戚替团长回答说四楼。老宋便说：叫我吧。像很多北部山区的人一样，老宋把“我”说成“饿”。说完，他左右开弓地夹起四棵菜就往楼上走。亲戚和团长站在楼前聊起天，谁也不去理会老宋的搬菜运动。当他们再次注意到老宋时，白菜已被搬运一空。这时团长才想到请亲戚和老宋上楼坐坐。他们上得楼来，见白菜正好被码放在团长想要码放的地方——无非是楼梯一侧，门的两旁。

团长领亲戚蹭着白菜侧身上楼进门，把老宋让进客厅，拉开灯。亲戚坐下了，老宋却坚持站着。团长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眼前的老宋。老宋五十岁左右，个子偏矮，阔嘴、大脸，属于那种天庭饱满、地颊方圆的忠厚长相。他的站相儿有些山民的瑟缩，身子稍稍前倾，垂手侍立，像个老杂货店的伙计，仿佛随时都准备从柜台里探出身子，谦逊、热情地侍候来客。团长暗想，这分明是一个干活麻利、不招人讨厌的人——老宋是被亲戚介绍来看守传达室的。后来团长便和亲戚讲起他被借调出国赴意大利演出的事。这团常有人被借调出国，但他们并非担任主演，而是去作“武

行”，这团的演员武功好，善翻打，跟头翻得漂亮。团长此行便是去意大利翻跟头。提起意大利，一直不曾开口的老宋突然插了句嘴，说，意大利属南欧，从地图上看像只靴子，高跟的。他把“高跟”说成“高更”。团长笑了，不是笑他的口音，是惊奇老宋的出其不意，聪慧和文化兼而有之的出其不意。不用说团长本人，就是这团文化水平最高的编剧，也未必想到意大利像只高跟靴子。团长的笑给亲戚和老宋都增加了信心，亲戚再添油加醋对老宋的优势作出讲解，诸如家庭情况简单，老伴已去世，一个闺女也嫁了人，他工作起来定会专心等等。老宋的事就这样定了，他成了传达室的长期临时工。

老宋任传达的这团叫灵腔剧团，国营。这灵腔在北方虽然不能和京、评、梆、豫相比，但在这一方，这半个省吧，还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老一代的名伶，男角就有六岁红，八岁红，九岁红；坤角也出过大绿菊，白茉莉，晚香玉。近几十年有过几次晋京调演，几位年轻艺人和“梅花奖”也曾经擦肩而过。灵腔还参加过数次省剧地位的竞争，虽未成功，但毕竟又给这剧种增添了一些光彩。在剧场艺术不景气的大形势下，灵腔团却磕磕绊绊地生存了下来——当然，每年的四百场“野台子”，是维系他们生存的主要方式。

老宋在团里的任务是传达、收发、兼烧一个开水锅炉。中国人对开水本来就情有独钟，开水对艺人则更显重要。演员进排练场之前，水瓶子里的茶叶必得先用开水沏上，之后随喝随续，一续一天。不光演员，家属们也需要定时定点打开水，届时鱼贯来到老宋的锅炉房。

打开水，对于一个剧团，乃至对于每一个有单位的中国人，真是一件实实在在、心照不宣的便宜事：开水，白打！老宋也深知这点，所以他对人们的开水观就格外重视。每天早、中、晚，锅炉不仅定时定点烧开，温度也绝对可靠。那时，老宋还必得站在当院，亮起大嗓喊几声：“水开了！”老宋所站的当院，正是这团一面为办公楼，一面为宿舍楼，一面为排练场的三面合围的中心地带。老宋一喊，人们都坐不住了，即使有的人家暖瓶正满着，老宋的喊也会让他们心动地再去打上一锅——端回家可以把脏污的下水道冲冲。再说，老宋的喊里是有称谓的，这称谓似更能激起人们对开水的热情。为了这称谓，当初老宋还颇费了一些心思：他当怎样称呼他们呢？喊团长水开了？他却不能只招呼团长一家，那岂不是眼里只有领导么——这不符合老宋的做人准则。喊演员们水开了吧，这楼里还有不是演员的职工。喊同志们，同志们水开了，又仿佛把自己摆错了位置，仿佛是一个领导在向大伙儿发命令。什么也不说呢，就喊水开了水开了，可那是一种对所有人的失礼。发愁的老宋沉思良久，

最后想起了一个称呼：老师。老宋最尊敬的人莫过于老师了，自己那点有限的地理知识，就来源于他在乡村初中时的老师。那时，他最喜欢的课就是地理课。后来因为家境不好，他只念到初二。现在老宋决定将全团干部演员职工家属统称为老师。老师这个称谓毕竟谁都不反感，演员听了高兴，领导和职工家属也不会挑理，无亲疏远近之嫌，无厚此薄彼之意。于是，老宋就站在院子当中开始了他的呼喊：老师们水开了！老师们水开了！

时间久了，团领导竟把老宋的呼喊固定成最好的召示全团的形式。比如开大会，比如演出出发前的装车，比如年节时分大米，比如和哪位老艺人的遗体告别，都是老宋站在院中呼喊：老师们开会了！老师们装车了！老师们分大米了！老师们和九岁红老师告别了！九岁红的后代听出了别扭，想去找领导反映，唱小生的老夏说，今天的追悼会就靠了老宋这一嗓子，开得多热闹。你要靠领导通知，人们十有八九不到，你说哪个划算。

不过，这并不是说老宋是一个喜爱喧闹的人，相反，他沉默寡言的时候居多。他的语言似是很金贵的，不像他的两条腿那样勤快。每天每天，他按时出入各个办公室和排练场分发报纸、杂志、信件。他步履轻捷，悄无声息，就会把报纸、杂志分送给该送的人，且从未出过差错。就连家属中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所订的名目古怪、图文花哨的报刊，他也会毫无怨言地亲自送至他们手中。那时他只有两个字：你哩。他把“你的”说成“你哩”。除了分内的事，分外的事老宋也没少做。二十多年，光是搬白菜，这团里有谁家没让老宋帮过忙吗？没有。后来，储存大白菜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但这团里的家属们需要老宋帮忙的事情却没有过去。五楼的人们说，老宋，帮我把这罐煤气扛上去吧。三楼的人们说，老宋，我买的沙发来了，你给搭把手吧。一楼的人们基本不用老宋帮忙抬东西，但几位妇女喜欢织毛衣。天气热的时候她们坐在院子里，坐在传达室门前的树阴下忙手里的活计，见老宋有空，就喊，老宋过来，给我架着毛线。老宋坐在小板凳上和女性家属面对着面缠毛线，一边静静地听她们聊天。有时她们也打趣他，说，老宋，你看上我们当中的谁啦，我们就照着模样给你“毡摸”一个。老宋落寞地笑笑，撑着毛线的双手撑得更开。猛看去，好像要抱住眼前的谁。这场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却从来没人说闲话，就因为坐在对面的是老宋，老宋的人品这团里的人是心中有数的。

老宋管传达，管收发，管喊老师们打开水，管各家轻轻重重的琐事，有时还兼任团里的炊事员。逢团里赶台子演出时，炊事员临时有事走了，老宋就来了。老宋一锅煮五六十号人的面条，不夹生，不糊锅；捞出面条，再切十五斤黄瓜的菜码儿，

面条都不见“坨”。当演员们脸上带着妆拿着大碗打面条时，老宋每一把抓起的菜码儿黄瓜丝不会差出三五根。演员们都夸老宋分菜码儿没偏向。老宋在这团里自然是被人喜欢的，但他并非同谁都一团和气。遇到真正“较真儿”的事，老宋从不丧失原则。他会毫不客气地对一位端碗打饭的旦角儿说，哎，你等等，今天你脑门上的小弯儿可没贴正，第四个、第五个小弯儿应该紧贴眉梢的。他也会突然对一位光着膀子的男演员说，要是在台上，你可不能嫌热就不穿“胖袄”。唱小生的老夏在这团里算是老宋的好友了，老宋照样会在某些时刻叫老夏下不来台。有一回，他突如其来地问老夏，夏老师，你演过《吕蒙正》没有？老夏说演过。老宋说，你把出场那四句唱，给我唱一遍听听。老夏说，你这是考我，我给你念念吧。上场四句唱是这样的：天无事星斗浑，地无事草无根，君子无事大街上混，凤凰无事落鸡群。老夏念完问老宋有什么破绽，老宋说，从字音上听没什么破绽，我是问你天无事是哪个事？老夏说事情的事呗，还能是哪个事。老宋道：错了，应该是形势的势，势力的势。这四句唱是说天、地、人，也包括凤凰，失去了势力一切就变样了。老夏不服老宋，坚持他的“无事”说，并要求老宋和他一块儿去问团长（那位当年买爱国菜、现已退下来的老团长）。二人找到团长，团长说，都是跟师傅模仿的音儿，说不准。出了团长的家，老宋说，翻眼头的事儿你问团长行，这件事终归你得问我。老夏琢磨出老宋有道理，就说我请你喝酒吧。老宋说，我得回传达室喝疙瘩汤。

后来老夏还是追到传达室邀请老宋去他家喝酒，推开门，见老宋正蹲在地上，直接就着一口铁锅呼呼地喝疙瘩汤。在从前，人们好像谁也不曾留意老宋怎么吃饭又吃些什么饭。其实老宋一直就这样吃饭，蹲着，就着一口锅。就像从前在老家，在山上，在屋沿下的台阶上，在场院里。那时他有家，有女人。现在他只有一个自己，怎么吃不是个吃呢。必要时他甚至可以连碗都节约掉，直接从锅里舀着吃，也省得刷碗了。老宋给团里煮面条、分菜码儿一丝不苟，自己吃饭可就潦草多了。这使老夏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看着老宋的吃相儿，看着他那白菜帮子似的脸色，提醒老宋说，老宋，咱们得讲点营养，看看你的脸什么色儿？白菜帮子色儿。你得吃肉。

对老夏表现出的友情，老宋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是不想领受，是觉得自己和他们毕竟不是一种人。友谊这东西，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言，不能说老宋浅薄。老宋对老夏的提醒，只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心想我还不不懂营养？人体每天所需热量至少是2000大卡，我离这还差得远哩。我讲营养，我那乡下的闺女呢，我那外孙子呢。慢慢地，他只向老夏诉说了一些家事。他那嫁了人的闺女，嫁的是一个更穷的地方的懒人。前几年那人忽然扔下老宋的闺女和一个

刚满月的孩子走了，不知去了哪里。闺女的日子很难，处处得老宋接济。老夏明白了：怨不得。又过了些时候，老宋的闺女领着他的外孙子到这团里来看老宋，老夏想，唔，这是挤老宋的疙瘩汤来了。

老宋的闺女，看上去有点闷头闷脑，穿一身乡村集市上买来的墨绿色假警服——那些年乡村中的男女很喜欢穿假警服，肩上钉着似是而非的肩袷儿；春秋单穿，冬天就罩上棉袄。老宋闺女的假警服里就套着红花棉袄。棉袄肥，警服把棉袄勒得下摆都冒出来。老宋的外孙当时刚及上学年龄，和母亲一样，穿一身儿童号码的假警服，自觉站在这院里就有了威风。在老宋看来，日子虽难，可也算天伦之乐。有时闺女也给老宋包饺子，馅儿里没肉，只放些白菜和虾皮。闺女的手艺也不济，饺子包得“坐”不住，都瘪瘪地仰在盖帘上，俗称“仰巴饺子”可那毕竟是饺子。那时闺女在屋里包着饺子，外孙在院里跑跳。老宋看看屋里，又看看院里，他是满足的。当外孙捡起一个扔在院里的破足球就踢时，老宋以进城多年的观察力，看出了外孙踢球姿势和跑跳姿势的村气。他发现外孙跑时胳膊端在两肋边不摆动，脖子生硬地僵持着，上身向后稍，肚子朝前挺，仿佛他不是用腿在跑，而是用肚子在跑。当他起脚踢球时，便缩起脖子，咬紧牙关，好似蹬踹一块石头。老宋告诉外孙，踢足球学问可大哩，可不是你这样。外孙就问那是啥样？老宋知道一句话讲不清，自己又不会示范，便说，先照着你的样式踢着玩儿吧。临走，外孙非让老宋给他买个足球不可。

老宋没给外孙买足球，他想，一个球就是一个月的粮食钱，目前全家人急需补充的是大卡——热量。

光阴像箭一样。

老夏要退了，老宋也更老了。他走路不再是快步，有点拖着腿的样子。当他走过来，人还没到眼前，你就能听见鞋底蹭着地面的嚓嚓声。时代在变，这个团也不断改变着一些旧习惯。比方遵照市政部门“天要蓝，水要绿”的要求，取消了开水锅炉。这使老宋轻松多了，他再也不必老是惦记着站在院里喊老师们打开水了。他开始在别的方面出错儿，他的记性差了，有时候会把张三的信送到李四的办公室去。有时候团长让他喊开会，他也忘了喊。但是这团的人们念着老宋的为人和他的孤单，他们没有辞退他，他们对他的出错儿持宽容的态度。是人哪有不出错儿的？而且他们假装没看见他的出错儿。直到有一天，老宋的腿不争气地真出了大毛病。

二十多年老宋没有病过，白天尤其不愿意躺在床上。那个白天他躺下了，还叫来了老夏。他对老夏说，我得上医院。

老宋的腿病老夏早就知道，他患的是左下肢周围血管综合症，俗称老烂腿。老夏也知道，老烂腿不及时根治，还有截肢的危险。从前老夏替老宋瞒着，现在是瞒不过去了，老宋的腿肿得像油条，淌着脓血。老夏用自行车驮着老宋去了医院，医生为老宋检查之后说尽快手术吧，保腿要紧。老宋问手术得多少钱，医生说，一万五左右，要看手术难度和住院时间长短。老宋说怎么这样贵？医生说，这种周围血管病，血管要一根一根地收拾，神经要一根一根地接上，接哪根神经不得几十块钱。老宋对老夏说，咱们回去吧。

一万五千块，对老宋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他全部的积蓄连一百五十块钱也不到。回到传达室，他只是坐在椅子上发呆。半天，老宋对老夏说，由它去吧，反正我也老了。哪里黄土不埋人，我也该叶落归根了。老夏说，你说到哪儿去了，哪有过不去的河？

老夏安慰了老宋，但要过河谈何容易。他想去找领导，转念又想，这可不是领导一拍板会计就点钱的事。一个刚够发工资的剧团，不用说临时工老宋，老夏自己口袋里就经常装着报不了销的药费。这样，他走到办公楼前就站住了。当年老宋呼喊老师们水开了，老师们分大米了……的时候就站在这里。老夏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热望，他想，何不把老宋的事用老宋的办法召示一下全团呢。第二天，办公楼门前贴出了一张告示，上写：尊敬的老师们，目前老宋遭了大难，请大家都献出些爱心吧！接下来，告示写明了老宋的病情及所需费用的数目，请大家量力而行。末尾的署名是老夏本人。老夏写给全体老师的告示果然在这团里发生了效应，全团上至团长，下至演职员工及家属都献了爱心。

老夏走家串户，挨门敛钱，折腾了几天，却只敛够了那个数目的一半。于是他又把从前在这团里工作过、后来调走的人列了个名单，骑自行车，到这城市的四面八方去找这些人。老夏见到他们，口沫四溅地叙述着老宋的不幸，以唤起他们更大的同情。其中一位从前在团里搞灯光，后来自己辞职出去卖音响的青年慷慨解囊，答应其余的钱全部由他出。他说，从前在团里工作的时候，他正在搞对象，每天夜里两三点才回来。每次敲大门，睡梦中的老宋都会及时从床上爬起来给他开门，而且既不打听，也不抱怨。团里要给这青年处分，找老宋作证，老宋说没见这青年晚上出去过。这青年对老夏说，就这一条，我终生不忘，我太太知道也得找老宋去磕头。

老夏成功了，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为老宋筹集到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二元人民币。为此他专门找到现任团长，邀团长同他一道去给老宋送钱。一来显得郑重，二来也算有个旁证，团长可以证明他把捐来的钱一分不差地奉献给了老宋。二人于当

晚来到传达室，将这笔钱郑重地交给老宋。

老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耳朵嗡嗡作响，身子像坠入云中。眼前的两张脸影影绰绰似有似无，声音也远得不行。惟有那厚厚的一摞钱铺天盖地堵在眼前，那不是别的，那是老宋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钱一次，这么多。

老宋一夜没睡，他数了一夜钱。他把它们分门别类再排列组合；他一张一张地抚摩它们，一张一张地在灯下照它们。一张一张地把鼻子凑上去闻它们。一些新钱嘎巴嘎巴响得很脆，在沉静的黑夜里惊天动地；一些旧钱散发着微微辛辣的油泥味儿，或者黏黏的霉潮气。即便一张两块钱的旧票，压在掌上也是沉甸甸的。老宋数完钱就开始想心事，他想，难道他的腿真有病吗？难道他真的要吧刚刚数过的这些东西都扔给医院吗？想着想着，他忽地站了起来，伸出左腿上下打量着它，或者叫作掂量着它。他决心不再相信这肿得檩梁似的腿是条病腿。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他摆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他右脚离地，单用那病肿的左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他竟然金鸡独立般地站住了。他又做了几下类似儿童踢毽子、跳房子之类的动作，居然也做出了。接着他想起演员练功时的大骗腿、打飞脚、旋子这些用腿做出的高难动作，他依次模仿起来，形态虽然怪诞，却是悲壮。这些动作将老宋折腾得激动不已，直到他摔在地上，一个形象才确凿地来到他的脑海中，他双手掐住他的病腿想，这哪儿还是一条腿啊，分明是一条烂冬瓜。传达室的灯亮了一夜。

早晨，老夏吃过饭，就来叫老宋去医院。双眼布满血丝的老宋说，我想等一天，等我闺女来了也不迟。老夏觉得有道理，动手术是要家属签字的，老夏终归不是老宋的家属。

这天晚上传达室分外安静，老宋八点钟就熄了灯。第二天，当老夏又来传达室催促老宋赶快去医院时，发现传达室已空无一人。老夏骑车赶往医院，医院并没有老宋。为老宋做过检查的医生说，那个病人来是来过，又走了。老夏说，他不是来住院做手术的吗？医生说不是，只是问做静脉修复术便宜还是锯腿便宜。医生告诉他当然是截肢手术便宜，两三千就够了，他听完就走了。老夏回到团里，又来到传达室，先发现窗台下的桌子正中摆着一串钥匙。老夏认出，这是老宋掌管所有门户的钥匙。再细看，见老宋的床上被褥没了，一只放衣服的白茬小木箱没了，地上的铁锅也不见了。老夏想，这是走了。他不忍心用逃跑来形容老宋。自此老宋就从这个灵腔剧团和这个城市消失了。

老夏终于气愤起来，团里的老师们也气愤起来，老宋的不辞而别显然是愚弄了他们。他们那一片爱心呢？他们的钱是血汗钱，冬演三九，夏演三伏，一天三开箱。

尤其让老夏不能容忍的是，人们纷纷在他面前发些抱怨。人们对他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告示可是你贴的。说得老夏一激灵一激灵的，好像是老夏骗了大伙儿的钱，并且协助了老宋的逃跑。老夏去找团长，要求团里派人把老宋弄回来，把事说清楚。团长说，一个临时工，怎么去弄？他和团里连个书面协议都没有，人家本是来去自由的。老夏想起当年老宋的到来是靠了一个亲戚的介绍，那亲戚当是住在本市的。于是老夏七拐八拐又找到了老宋的那位亲戚，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情急之中嗓门就有些高亢，像要吵架。最后他态度鲜明地向亲戚宣布说，老宋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而且伤害了团里所有的同志的感情。

老宋的这位亲戚对老夏的慷慨激昂并不买账，说，同志们为老宋捐款，我在这儿替老宋谢谢大伙儿了。你说伤害感情，话就扯得有点远。钱不是老宋逼你们出的，是你们自愿的。自愿把钱给了老宋，钱就当属于老宋。老夏打断亲戚说，可那钱是捐来专为给他治腿的。亲戚说，他不是已经治了吗。老夏说，他是怎么治的？亲戚说，不瞒你说，他回老家第二天就去县医院把腿锯了，那儿更便宜，两千不到，无须住院，随锯随走。老夏惊呼道，我娘呦！亲戚说，腿在他自己身上长着，怎样处置自然是他自己说了算。他这么盘算又有什么过失？剩下一万多又有什么不好？一个乡下人，又是穷闺女，又是穷外孙子。

老夏没再和老宋的亲戚矫情，也没有被这位亲戚说服。只是久久地愤怒，疑惑难平。他难以相信那亲戚的话是真的——锯条人腿怎么也不能像锯板凳腿那么简单。不久，团里有人从北部山区演出回来，告诉老夏说在新开发的一个旅游景点看见老宋了，老宋坐在一个小铁皮房子里卖胶卷。老夏忙问：腿呢？他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演出的人说没看见，他坐在窗口，只能看见上半身。

老夏决心去作一次北部山区的旅游，他很想亲眼目睹那逃逸的老宋之现状，很想用这亲眼目睹来刺激起对方的尴尬、难堪和愧疚，他要直接领受对方这尴尬、难堪和愧疚。好比一个专测人隐私的暗探，又如同一个追踪犯人的警察。不能说老夏这按捺不住的想法有多么厚道，可也不能说他这想法完全不合情理，毕竟他为保全老宋的腿出过大力。他经过了六个多小时的旅途，到达了老宋的家乡，到达了那个新开发的旅游景点。他下得车来，直奔车站周围那一片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商亭，几乎没太费劲儿，他很快就发现在一个小铁皮屋子旁边站着老宋。老宋拄着双拐，正指挥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往小屋内卸货。老夏的目光停在老宋的下半身，左腿那儿空着，挽至腿根部的空裤筒好像一团揉皱的抹布。这使老夏心中涌上一股酸涩，一

时竟想不好到底该不该去和老宋打招呼。

拄着拐的老宋也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老夏，顿时停下对那年轻人的指挥，木呆呆地愣在那里。接着，老夏在老宋脸上找到了他想要找的表情：尴尬、难堪、愧疚，还有受了意外惊吓的恐惧。这使老夏想到，老宋到底是个有文化的人，深深懂得自尊。可他还是不知如何上前去同老宋打招呼。突然间，老宋撒腿便跑，他那尚是健康的右腿拖动全身，拖动双拐奋力向前；他佝偻着身子在游人当中冲撞，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他的奔跑使老夏眼花缭乱，恍惚之中也许跟头、旋子、飞脚全有，他跳跃着直奔一条山间小路而去，眨眼之间就没了踪影。

正在卸货的年轻人不知出了什么事，看着老夏说，你是不是认识我姥爷？老夏说是，我们是老……朋友。年轻人说，你好像把我姥爷给吓着了。老夏答非所问地说，你是老宋的外孙子吧，十几年前我在我们团里见过你。那会儿你还小呢。外孙子说，原来是这样。那我姥爷为什么一看见你就跑呢？老夏想了想，说，也没准儿你姥爷是给我买肉吃去了。外孙子说，看着你怪渴的，喝一瓶冰茶吧，你是我姥爷的朋友，不要钱。

老夏说不不，你们不容易。外孙子说，现在好多了，我姥爷从城里回来才开了这个小卖店。那会儿我让姥爷给买个足球他光说没钱，敢情攒了一万多呢。老夏问这个店一天能赚多少，外孙子说赚个六七十块吧。老夏想，五天就能赚出看传达室一个月的钱了。外孙子把冰茶递到老夏手里，老夏坚决不要。外孙子又说，那你拿上一张旅游图吧，看图旅游省得迷路。这里的山水很好看。

老夏接受了外孙子赠送的旅游图，他把它打开，外孙子热心地指着图上的几处，再次介绍说，这里的山水很好看。老夏似是而非地看着地图，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外孙子指着地图又说，你看我们这块地方像什么物件？老夏说看不出来。外孙子说，像只靴子，高更（跟）的。我姥爷告诉我的。老夏细看地图，这才看出老宋家乡的形状正好比一只靴子，如同当年老宋对意大利的形容一样。他想，这地方如果没有开发，就不会有人为它绘制地图，热爱地理的老宋便终生也不会知道，他的故乡在地图上也是一只靴子。

这本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话题，只是，老夏似乎再也没有机会同老宋讨论这个话题了。

【作者简介】

铁凝，小说家，历任保定市文联编辑、省文联专业作家、省文联副主席等职，